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說卷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中書臣王璜

謄錄監生臣李永寧

欽定四庫全書

禮說卷十一

翰林院侍講惠士奇撰

夏官二

官以節服為名則王之車服旂常皆其職掌朝祭則六人從王郊祀則二人從尸持旌執戈乃其事也若云從王服袞從尸服裘則周書顧命執惠執戈者雀弁綦弁而已未聞服冕況以下士而服袞與裘乎諸侯四人其服亦如之者所謂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也郭

景純注介足引周禮曰六人維王之大常服虔注左傳引周禮亦然則是節服氏掌朝祭之袞寬郊祀之裘寬可知矣學者讀從之可也

方相氏毆疫蒙熊皮黃金四目注云如今魑頭也荀子曰仲尼之狀面如蒙俱俱與魑通慎子曰毛嬙先施衣之以

皮俱則見者皆走韓退之曰四目為方相兩目為俱猶今假面也大喪及墓方相氏以戈入墻毆方良注以方良為罔兩然則罔兩當讀作方良東京賦曰捎魑魍斲

獨狂斬蜥蛇腦方良則罔兩讀作方良矣

薛綜注云方良草澤之神

也

段成式謂罔兩好食亡者肝而畏虎與柏墓上樹柏

立石虎以此說文在虫部云蜥蜴山川之精物也狀如

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髮淮南王說云魯語賈

逵注則謂罔兩罔象有夔龍之形而無實體非神名也

韋昭以為蜥蜴山精好數人聲而迷惑人杜預以為水

神衆說不知孰是獨段氏附會周官一說方良史記作

罔閭蓋彷徨也莊子曰野有彷徨司馬彪以為狀如蛇

故說文在虫部魑一作顛淮南子曰視毛嫵西施猶顛
醜也說文云今逐疫有顛頭

廣雅水神周象蔡邕說顛頭三子其一居若水為魑

魑

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大僕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
令先鄭謂窮者窮究失職來擊此鼓若今時上變事擊
鼓矣遽傳也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後鄭足成其
義謂肺石達窮民朝士掌之驛馬軍書者郵驛上下程
品也案漢律有變事有驚事凡上言變事謂之變事令

驚事告急謂之驚事律達窮者變事上言也遽令者驚
事告急也令者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則入律驚猶
遽也故曰遽令變者非常故擊路鼓否則坐肺石而已
建路鼓者若後世闕左懸登聞鼓人有窮冤則撾鼓公
車上奏其事焉肺石在外朝之闕路鼓在內朝之門坐
肺石者士師聽之擊路鼓者大僕達之則天下無窮民
矣書曰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帝王之政必先窮者軍書
雖急不以先窮路鼓本以達窮民也窮遽皆有律令言

令則律在其中非律令亦不得擊此鼓先鄭讀以令屬
下句失之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訊唉訊之言問驚問曰
唉謂窮遽也

周書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作冏命孔傳以太僕正為
大馭孔疏謂大僕下大夫而大馭中大夫其官高於大
僕且戎僕齊僕道僕田僕而大馭最為長春秋隨侯寵
戎右少師漢文愛趙談而參乘又最為密昵故安國以
太僕為大馭也然戎僕與大馭皆中大夫大馭雖尊不

得為長春秋有御戎戎右二官君之車為戎車則御戎者即周官之戎僕大馭掌玉路不掌戎車而戎右贊王鼓傳王命掌戎車之兵革使者即隨少師之職而孔疏以大馭當之誤矣左傳成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僕大夫者大僕也晉謀遷都諸大夫皆在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寢庭者燕朝路寢之庭在路門內司士掌治朝在路門外朝士掌外朝在庫門外皋門內是為三朝而路寢庭朝則大僕之所掌也春秋時

周禮未改列國猶重大僕一官獻子以卿兼之其任不可謂不重位雖下大夫而正王服位出入王命即周書所謂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王眡朝則前王燕飲則相王射則贊王眡燕朝則擯又周書所謂旦夕承弼厥辟也而上士小臣中士祭僕下士御僕皆其僚屬為羣僕侍御之臣非周書所謂慎簡乃僚其惟吉士者乎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謂大僕也毛傳謂冢宰冢宰於治朝聽朝則贊王聽治歲終則詔王廢

置而已未嘗出納王命也王之大命大僕出入之小命則其屬掌之詩所謂王之喉舌者非大僕而誰一說冢宰兼太僕荀子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然則侍御僕從左右前後有位之士不擇知惠端誠足信者充其官以為人主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而以巧言令色側媚者充之是自閉其門塞其嚮乃更

旁開邪竇以環主圖私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可不慎哉
秦武王令甘茂擇僕與行事僕謂大僕行事謂大行孟
卯謂茂曰公不如為僕公佩僕璽而為行事是兼官也
韓獻晉卿甘茂秦相皆兼大僕則親近之臣自古重之
矣賈誼官人篇曰修身正行道語談說服一介之使能
合兩君之驩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
者左右也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
有失過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左右在側聲

樂不並奏侍御在側子女不雜處蓋古親近之臣若此錄之以補周官之闕焉

天子七廟廟有五寢埽除糞灑隸僕掌之王宮六寢廟闕其一何也清廟之制如明堂明堂五室故清廟五寢中央曰太室亦曰太寢春秋文十三年太室屋壞謂中央之室室上重屋所謂復廟重檐天子之廟飾洛誥王入太室裸孔疏謂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者是也太室公羊作世室謂魯公之廟世世不毀象周之文武康成

既以文武為二祧又謂二祧無寢失之甚矣路寢之制亦如明堂而王宮六寢廟闕其一非無說也春秋僖二十年西宮災公羊子曰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諸侯有三宮儀禮喪服傳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北則有中宮可知小宰憲禁於王宮內宰憲禁於北宮北宮后宮也后有六宮王有六寢寢必有室有正有側側謂之夾夾於燕寢以居九嬪故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蓋側室也在燕寢之旁媵妾不祔廟廟無九嬪室故六

寢闕其一也春秋有路寢小寢高寢何休曰天子諸侯皆三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夫人居小寢小寢內各有一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說苑曰高寢位中路寢左右是謂三承明承明者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漢有承明廬張晏曰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其名蓋取諸此承明有三倍之為六矣周禮作雝曰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四阿反坫重亢重廊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然則殷人

重屋七廟皆然也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赤黃白黑則五寢象五行與明堂同矣每廟太寢一小

寢四

三禮義宗言天子諸侯宮寢之制春居東北之寢夏居東南之寢秋居西南之寢冬居西北之寢春

三月之中居正寢三月之末土王之日則居中寢餘三時亦如之以從時候孔疏王有六寢正寢一燕寢五其一在東北春居之一在西北冬居之一在西南秋居之一在東南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月令執

爵于太寢高誘注云太寢祖廟也康成以為路寢豈其

然古者天子六寢諸侯三寢秦有高寢太寢受寢受寢

者小寢歟

宋康定元年直祕閣趙希言奏太廟自來有廟無寢因堂為室同判太常寺宋祁言周制

有廟有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藏木主寢藏衣冠至秦乃出寢於墓側故陵上更稱寢殿後世因之今宗廟無寢蓋本於茲康成謂二桃無寢未聞其說

乘石升車之石詩云有扁斯石傳曰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淮南齊俗訓曰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注云人君升車有乘石是也一名踐石謂踐之以升車戰國策趙武靈王立周紹為傳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然則踐石以上謂國之有司不獨人君為然矣士昏禮婦乘以几賈疏云乘几

者乘以登車尸乘以几重其初昏與尸同也王后則履石諸侯大夫亦應有物履之今人猶用臺易林云登几上輿駕駟南遊是上輿皆登几也後世以石一名駟石扁鵲古今字孔疏謂几即臂豈其然樂古文必以几故古文甃從几

弁師五冕之紐注云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似冠縱其遺象歟案武者冠卷一名委晉語范文子退朝武子擊之以杖折委笄蓋笄貫於委

故曰委笄古之笄猶漢之簪所謂冠卷當簪者寃之紐也秦人名武曰委晉語亦云韋注云委委貌失之詩有頍者弁康成謂今未冠笄者著卷幘蓋頍之象士冠禮緇纚廣終幅長六尺康成云纚今之幘梁也韜髮而結之蓋全幅疊用所以裹髻承冠徐爰曰古者有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繒為之後世施幘于冠因裁纚為帽然則古曰纚漢曰幘晉宋曰帽案幘之制旁有耳上有屋下有裙帽亦如之垂裙覆冒蓋韜髮之遺象也故曰廣裘

似冠緹其遺象歟言漢之幘梁似古之冠緹緹廣充幅
袤六尺其遺象存焉俗本似誤為以賈疏不明故正之
急就篇曰冠幘簪黃結髮紐注云結髮謂作結也紐謂
結之髻也凡結之可解者曰紐愚謂結髮以帶帶謂之
髻髻謂之髮髮謂之結結謂之紐其形似鼻故亦曰鼻
黃疑漢之簪名顏師古以為步搖誤矣王伯厚改黃為
闕亦非釋名云闕恢也恢廓覆髮上也魯人曰類齊人
曰愧康成亦云滕薛名闕為類然則
闕即幘也不應重出愧與帽古今文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注云璫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

也注所引馬絆綦與綦車轂之綦皆取結義獨所謂薄
借綦者莫知其說案說文云不借綦喪服傳注云繩菲
今之不借孟子趙岐注云蹠草履也敝喻不借齊民要
術云草履之賤者曰不借然則不借一作不借言不相

假借亦不足憐惜也

借古音借故唐詩外借一作外惜
猶不借通為不借也後人不知紛

紛好辨多所不通漢人多識
字唐人略識字今人不識字

釋名齊人云搏腊於文借

惜腊皆以昔為聲古音通薄搏音相近故薄借轉為搏
腊然則薄借綦齊人語即說文所謂不借綦也案廣雅

不借薄平皆履名其紕謂之綦內則注云綦屨繫士喪

禮綦結於跗連約

音渠

約在屨頭有孔穿繫於中而結於

足康成引之亦取結義也璫一作璫或省作琪會一作

體說文云骨擿可會髮者詩曰體弁如星儀禮作髻云

髻笄義取會聚之意晉志云縫中名曰會以采玉為璫

璫結也謂縫而結之穀梁傳曰齊謂之綦楚謂之跗

女輒

反衛謂之輒輒一作紕然則綦亦齊語謂連併而絆紕

也

御覽引釋名搏腊作搏借其音同也方言云複舄中有木者隋志云複下曰舄近代或以重皮而不加木

失乾腊之義則似爲之言腊義取其乾而釋名云
搏腊者把作麕貌則草履之賤與複舄之乾異矣

中庸仁者人也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莫知所出
案表記注引公羊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
何人也今本何注公羊曰仁之也注云若曰可悲又案
方言凡相憐哀相見驩喜九嶷湘潭之間謂之人兮然
則公羊人之誤為仁之非何鄭有異同傳寫之誤人之
猶方言人兮也詩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賢者仕於
伶官不得志誰憐哀之者惟西方美人憐哀之耳若得

遇之驩喜又當何如也如此說詩倍覺有味且使學者知詩之文辭皆本古訓其畧猶存今足方言非若後世詩人苟焉而已人也人之人今皆古訓古訓既亡諸儒

異說故因薄借慕而并及之

表記正義曰成十六年公羊傳文證人是人偶相存

愛之義也公羊謂之怖方言謂之噴又謂之思或謂之無寫皆憐也所謂相人偶者其義如此然其文莫知所出

呂氏春秋愛類篇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齊宣易牛梁武麋牲皆不知仁呂氏之說甚明可補

中庸正義

法言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

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案隋志弁之制高五寸前後玉飾詩云會弁如星董巴曰以鹿皮為之尚書顧命四人綦弁執戈自天子至于執戈通貴賤矣魏臺訪議曰天子以五采玉珠十二飾之通用烏漆紗天子十二琪皇太子及一品九琪二品八琪三品七琪四品六琪五品五琪六品以下無琪惟文官服之不通武職禮圖有結纓而無笄導少府少監何稠請施象牙簪導從之

弁加簪導自茲始弁師王之皮弁象邸玉笄謂弁無笄
道者非也何稠請施象牙簪導蓋本弁師之制而加焉
耳其琪飾之數經傳無文錄以備攷釋名云簪建也所
以建冠于髮也

一作簪梳也
梳連冠于髮也

掃摘也所以摘髮也導

所以導擿鬢髮使入巾幘之裏也天子以玉笄而導亦
如之降此通用玳瑁及犀隋則惟弁用象牙笄導焉弁
師象邸者象牙導也邸與掃音同古文通衛風象掃毛
傳云掃所以摘髮孔疏訓摘為搔而不能名為何物學

者疑之蓋櫛者漢之摘也長一尺為簪後世或名篋或名導導以櫛鬢簪以固冠簪即古之笄導即古之櫛魏風佩其象櫛毛傳云象櫛所以為飾蓋刻鏤摘頭以為飾也王之皮弁玉簪而象導也明矣導亦名簪通俗文云幘導曰簪櫛一作櫛廣韻云整髮釵篋一作釵玉篇云釵篋又曰釵釵即整髮之櫛櫛櫛同字篋櫛同物是為導亦曰摘許叔重曰骨摘之可會髮曰體詩云體弁如星則似摘一名體以骨為之故從骨然弁師注云故

書會作髻司農讀為會引士喪禮檜用組乃笄檜讀與

髻同以組束髮謂之檜

一作髻

沛國人謂反紒為髻愚案

士喪禮髻笄用桑會髮曰髻笄與摘皆所以會髮故亦

得髻名詩云象服是宜毛傳解象服與象髻同皆云以

為飾孔穎達謂以象骨飾服失之遠矣范甯注穀梁以

象服為吉笄近之愚謂象服即象髻佩猶服也謂著於

首

案文選李善注引說文曰摘取也佗狄切協韻佗帝切愚謂掃古摘字說文掃作擽故謫亦作謫皆以當

為聲讀若摘則掃與摘通故毛傳訓為摘從漢志摘長一尺有等級皇太后則以玳瑁為之端有華勝上有鳳

鳳下垂白珠其飾彌盛矣故
毛傳云象揅所以為飾也

凡男子有二笄一固髻一

固冠固髻者韜髮作髻訖插笄於其中以固髻內則櫛

紒笄總是也固冠者束髮加冠訖

紒韜髮
總束髮

插笄於其中

以固冠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是也然則象揅以固髻

玉簪以固冠歟或曰幕人設皇邸鄭司農云邸後版也

則象邸蓋冕之版矣冕版前俛而弁前後平故以弁名

周曰邸漢曰版古今異語皇邸以羽飾則象邸以象飾

可知其說近是然舊說皮弁無版有版者爵弁耳按介

尺邸謂之柢柢梯皆從木以氏帝為聲實一字梯者筭之屬則邸非簪而何賈疏以為弁頂則版也似非一說弁皆有版並存以備攷

司戈盾掌建乘車而設藩盾舍則設之行則斂之康成謂藩盾如今扶蘓蘓與胥古文通故扶蘓一作扶胥蓋秦漢間語周之藩盾也建之乘車以蔽左右軍旅會同前後拒守大者八尺輪三十六乘輓者每乘二十四人以大扶胥為武衛焉中者五尺輪大櫓扶胥七十二具

小者鹿車輪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六具皆以矛戟為翼
扶胥為衛在車兩轡故曰藩盾

藩與轡通

止則設馬嚴其守

也行則斂馬利其行也王之乘車則然若凡兵車雖行
亦設之所以陷堅陣敗強敵說者遂以扶胥為車名失
之甚矣大扶胥者左傳偏陽之役狄虎彌建大車之輪
而蒙之以甲以為櫓者是也古者材士持強弩矛戟夾
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以為羽翼狄虎彌
以一人當之非所謂有力如虎者乎扶胥之大小眡其

輪之高卑高則建大卑則建小建櫓於輪非以輪為櫓也即古之輦軍行載器止則為營一名車耳車耳曰藩因以建盾一名龍盾詩曰龍盾之合畫龍於盾為龍盾合者合而載之以蔽車漢書以牛車為櫓為櫓者設盾以為車蔽也康成謂阻險之處王行止宿次車為藩以備非常然則設車宮建藩盾掌舍設之司戈盾建馬

太元

積之次四曰君子積善至于車耳測曰君子積善至于藩也注云藩車耳藩一作蕃古今文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屏蔽慶泥或用革里語曰仕宦不止車生耳輜說文作輜省作反讀為藩車耳反出者車之兩反旁出如

耳也顏師古不知而駁之誤矣

司弓矢職曰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楯質者又曰澤共射楯質之弓矢楯或作鞬先鄭定為楯後鄭云質正也樹楯以為射正先鄭謂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小尔疋亦云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絜絜古文臬或作墯所謂質也質者射之的先儒皆分正質為二後鄭一之故曰質正也樹楯以為正若臬然矣圉師職曰射則充楯質杜子春讀楯為齊人鈇楯之楯圉人所習故使充之言圉

人養馬以鉄斬芻乃其職也漢掌畜官所莖即此蓋所
莖以椹為藉耳尔足椹謂之椹孫炎曰椹斫木質也質
一作櫝詩云方斲是虔椹省為虔猶櫝省為質箋云取
松柏斲之正斲於椹上則是用以為藉也詩曰取厲取
鍛箋云鍛石所以為鍛質疏云質椹也言鍛金之時須
山石為椹質故取之則椹質又為鍛厲斧斤之石矣史
記范雎曰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
注云椹莖椹也質剗刀也失之穀梁傳云葛覆質以為

臬則質非刀明甚且質為刀則射者何可以為的也顏
師古謂鈇非斧得之鈇為剗刀質則莖樞明矣樞質故
書作鞞質車革前曰鞞車用革質用皮其類也以皮為
鞞或者非誤乎郭璞謂鞞以韋鞞車軾鞞猶韋也即詩之朱
鞞毛傳云路車朱革然則鞞一名鞞車之前後皆用革
鞞前曰鞞後曰第又皆以鞞衣之或飾以羽即詩之鞞
第前曰禦後曰蔽樞一作砮文字集略曰砮杵之質也猪金切所謂擣衣砮淮南子曰夫射
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注
云格射之樞質的射準也

枉矢利火射康成謂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矛

與鳧古音同

莊子務光荀子作年光左傳豎頭須臾詩外傳作里鳧須臾是務與年鳧與頭古音同

鳧與矛亦照

漢之飛矛古之飛鳧也以其飛行有光一名電

影凡車戰以強弩矛戟為翼飛鳧電影副之飛鳧赤莖

白羽銅為首電影青莖赤羽鐵為首畫以絳縞長六尺

廣六寸為光耀夜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為流星星有

毛羽狀如蛇行古之枉矢號曰飛兵大黃參連弩用之

然則枉矢配弩明矣絜矢象馬四弩之矢也康成以枉

矢屬弓絜矢屬弩失之說見大公六韜有注俗本合註
為本文疑後人所改當攷

兩見太平御覽一見三百三十六卷一見三百四十九卷

大黃黃肩弩也肩一作間參連弩者三十秦共一臂也

秦去權反
入音春

大馭犯軼說文作範軼云出將有事于道必先告其神
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為軼既祭軼轢於牲而行為範
軼又云範者範軼也讀與犯同然則馳驅之範因犯軼
而得名範者象其形犯者言其義與車前之軌同音學

者得其義而失其形久矣則犯軼當依說文作範軼詩
及聘禮云出祖曾子問云道而出則軼一祭而三名其
牲犬也犬人伏犬王車轢之詩云取羝以軼而羊人無
文說者謂天子以犬諸侯以羊又月令冬祀行亦名軼
中霤禮云為軼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
軼上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而迎尸蓋祖道本祭行神當
亦有迎尸之禮祖在城門外行在廟門外之西禮雖不
同其神一也王出大僕前驅大馭戎僕為馭及犯軼馭

下祝是大馭為祝及祭酌僕是大僕為尸祭軹祭軌乃
飲此非尸祭而尸飲歟聘記釋軹祭酒脯乃飲酒於其
側注云處者於是餞之然則犯軹遂驅之而亦不遂行
也既犯軹而後祭則迎尸在犯軹後可知矣其位則隨
所往之嚮而為之或曰在城門外之西毛傳云軹道祭
也鄭箋云行神之位取軹以祭神又焚烈為尸羞焉孔
疏云天子諸侯軹祭有尸聘禮卿大夫軹祭酒脯無尸
崔氏云宮內之軹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軹祭山川無道

路之神道路之神非行神而何若山川之神則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焉以故知釋輶不祭山川也崔氏之說失之矣一說玉路以祀天祀天有尸尸之出也亦如之少儀曰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僕謂大馭非也尸不乘玉路注云軌與輶謂韉頭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疏云兩輶即左右軌車轂小頭轂末之軌車旁著九式前之軌車旁著凡愚謂軌車轍輶小穿本非一物康成之一亦必有說矣孔疏以轂末之輶為車轍之軌似依注

而為之說及邶風正義則又云軌當為軹少儀誤耳蓋亦疑而未定歟尸不乘玉路何也曰尸未入廟其尊未伸故曰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安得乘玉路也軹頭曰軹軹前曰軌毛詩音義以軌為軹頭失之田僕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使禽前趨獲逆衙還之使不出圍禦借作衙古音同也後漢北海相景君銘曰強衙改節微弱蒙恩則知漢隸禦皆作衙矣

禦與圍通列子禦寇戰國策作圍寇圍即圍通作衙

召南毛傳云虞人翼五祀以待公之發孔疏云書多士

曰敢翼殷命注云翼驅也

所引多士乃馬融尚書亦見書正義

吉日傳云

驅禽而至天子之所易曰王用三驅則田獵有驅禽之法知虞人驅之者山虞萊山田之野澤虞萊澤野駟鐵箋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然則驅逆之車田僕設之校人帥之虞人乘之以驅禽也驅逆之車名曰佐車佐猶左也逐禽由左從左射之車僕職所謂輕車之萃即此一名輶車詩曰輶車鸞鑣輶猶輕也箋云驅逆之車也乘車鸞在衡輕車鸞在鑣車驅而犬獲則知驅逆之車

并有田犬以從禽矣少儀注云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疏云戎車之副曰倅田車之副曰佐故戎僕掌倅田僕掌佐對異散通魯莊公乘丘之戰佐車授綏是戎車之副亦曰佐也少儀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熊氏謂據諸侯誤矣佐車者武車也武車不式豈獨諸侯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注云提猶舉也晉猶抑也使人扣之以止奔馳故不扣愚謂止馬曰控騁馬曰磬勒馬曰提放馬曰晉提猶控也晉猶磬也提之言

遲晉之言進馳則奔矣

控一作鞚通俗文曰所以制馬口曰鞚張揖埤倉曰鞚馬勒也

勒馬曰提亦謂之控

校人廐有十二馬有六種一廐二百一十六匹倍之為四百三十二匹乃二廐良馬一種之數也以其數三之得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乃二廐駕馬三良馬之數也以其數五之得二千一百六十匹乃十廐良馬五種之數也與二廐駕馬三良馬之數相并得三千四百五十六匹乃五良一駕十二閑之全數也五良十廐一駕二廐

共十有二閑郊國六閑四種良馬三種為三閑六百四十八匹駕馬三之分為三閑亦如之共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乃邦國六閑三良一駕之數也家四閑二種良馬一種為一閑二百一十六匹駕馬三之分為三閑六百四十八匹相并為八百六十四匹乃家四閑一良一駕之數也此依鄭注而計之如此王馬失之少家馬失之多唐馬六閑閑有左右為十二閑猶周馬六廐廐有左右為十二廐唐合十二閑為二廐猶周合十二廐為二

校唐有祥麟鳳苑之名自貞觀至麟德馬七十萬六千而後魏河西牧馬至二百餘萬匹恒置戎馬十萬以擬京師軍警之備兩漢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在河西六郡養馬三十萬頭而周之王馬僅三千餘匹何足以給軍國之用乎騾牝三千邦國則然耳而謂王馬大數亦然陋矣周馬之數無聞然宣王師千之試其車三千魯大蒐於紅革車千乘晉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則王馬與國馬一時之盛可知也漢有御馬謂之秣馬食粟苦

肥氣盛怒至日步作之孝文節儉惟百餘匹而王馬三千以給軍國則太少以奉乘輿則又太多矣古者卿有軍事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而家無私廄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王度記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以為等差無取乎多馬也足以給朝事而已是以楚相孫叔敖棧車牝馬中行穆子一作密子為晉卿有車十乘不憂其薄也魏亦有五乘將軍秦鍼以車多懼選非失之侈乎觀起多馬楚車裂之其

法嚴矣子產之家兵車不過十七乘也漢袁盎用事於
景帝之朝秣馬一駟公孫弘為三公有馬十乘而周之
家馬八百有餘似失之大夫守百乘之地以故家有四
閑乃國之軍馬非家之私廐也家不藏兵革而春秋之
世私家授甲相攻則其馬之多曷足怪焉馬毛物之種
九十有二叱撥之別十青之別二烏之別五白之別一
赤之別五紫之別六駿之別十一赭白之別六騊之別
八騊之別六駟之別五騊之別五駟之別八駟之別

六駮之別三驃之別七其畧在魯頌駟篇所謂物馬毛
馬者蓋如此毛齊其色物齊其力馬飽為馱馬肥為駮
馬盛為騁馬和為駮馬遲為篤馬疾為颿馬驟為駮馬
馳為騁馬突為駮馬奔為駮馬驚為駮馬立為駮馬順
為駮馬牯為駮馬衆為駮馬多為駮馬駿為駮馬逸為
駮馬力為駮馬駮為駮馬駒為駮馬則所謂戎事齊力者
觀其文可以知其義矣

庾人職馬八尺以上為龍鄭司農引月令曰駕蒼龍案

介疋馬屬絕有力駮又曰馬八尺為駮郭注引度人職
龍作駮而高誘注月令引度人職作龍然則龍與駮古
音同也龍亦作驪潛夫論曰求驪問驪或云驪野馬非
也學者好怪乃謂龍者仁馬河水之精高八尺五寸長
頭有翼鳴聲九音遇明主則見於是有龍馬負圖之瑞
應皆妄言也大戴禮曰春夏乘龍秋冬乘馬月令春驪
夏駮秋駱冬驪而駮驪並不見說文則知古通作龍矣
驪一作騶良馬也音采朗切蓋
土音也以形聲求之實不可解
易震為龍虞翻本作駮

注云駉蒼色震東方舊讀作龍非也案說文駉馬面頰
皆白亦非純蒼蓋蒼龍而兼的頰與龍轉為駉猶龍轉
為驚

采朗切

古音皆通或以為誤豈其然說者謂漢得大

宛名馬象龍象龍天馬名也龍為天駉故馬以龍名何
休曰天子馬曰龍諸侯曰馬卿大夫士曰駒詩云駕我
乘馬乘我乘駒毛傳云大夫乘駒鄭箋云馬六尺以下
為駒

春秋元命包曰五星流為兗州鉤鈴星別為豫州昂畢

散為冀州箕星散為幽州營室流為并州參伐流為益州虛危流為青州天氏流為徐州軫星散為荊州牽牛流為揚州益州者禹貢梁州周以梁并雍則為雍州之地秦之蜀郡漢以其地為益州蜀之分野與秦同分徐州者禹貢海岱及淮之地周省徐入青秦兼天下置泗水薛琅邪三郡漢或分或改以其地為徐州說者謂究瑞也信也又云州以沅水得名豫者舒也言中州稟中和之氣其性安舒冀乃帝王之都其地有險有易分野

為趙故屬昂畢舜以冀州濶大分衛以西為并州燕以
北為幽州周人因焉幽之分野為燕故屬尾箕言北方
太陰故以幽為號并之分野為衛故屬室壁不以衛水
恒山為名而云并者蓋以其地在兩谷之間也合梁為
雍四塞之地故以雍名亦謂西北之位陰陽氣雍闕也
正東青州土居少陽其色青故名正南荊州荊強也言
其氣躁強亦曰警也言有道後服無道先叛常警備也
東南揚州分為吳粵故屬斗牛以為江南躁動厥性輕

揚亦曰澤國水波揚也漢都雍州為三輔屬司隸不統於州而以雍之西為涼州西南為益州又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是為十三州因置十三部刺史元命包漢人偽造故言益州而不言雍州則識緯雖起於春秋之時實亂於哀平之際信矣孔穎達曰舜分青州為營州營州即遼東漢末公孫度據之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在周職方為幽州之地賈公彥曰

漢光武十三年以遼東屬青州二十四年還屬幽州郭璞以爾雅釋地九州為殷制夏無幽并營殷無青梁并周無徐梁營

江出岷山漢出岷冢皆發源於雍州而東南流為荊州之川潁出少室湛出昆陽皆發源於豫州而東南流為荊州之浸蓋潁之別為潁潁有大小小潁出汝南潁強與潁水合故潁或謂之潁潁水又東大潁水注之東南流逕召陵縣故城南而上承汝水枝津世亦謂之大潁

水南逕慎城西而入於潁慎故楚邑白公所居以拒吳者潁水從此會於淮故左傳謂之潁尾蓋潁首陽城而尾下蔡下蔡故州來班固獨指此為荊州寔則其地古屬荊州矣召陵及慎漢屬汝南為豫州在春秋則皆楚地楚曰荊人則皆古荊州之域也潁水北枕山山有長阪水流其下故有潁阪之名京相璠曰昆陽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潁水東流入汝昆陽在犍縣北而潁出犍北魚陵西北而東南流歷魚陵下其地接方城方城即

葉縣漢昆陽屬潁川為豫隸屬南陽為荊然則湛合汝
從豫入荊也汝有瀆酈道元謂瀆潏聲相近故世謂瀆
水為大潏水亦或下合潏潏之稱則似潁湛與汝瀆合
為一水矣正南曰荊州江漢汝瀆皆南土國風列於周
南故江漢為川潁湛合汝瀆為潏潏讀為殷
與瀆同音古荊州北
接陳汝控帶許洛齊語桓公南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
山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鄭語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
隨唐所謂荊州諸侯也楚語靈王城陳蔡不羹按父城

有應鄉故應國新蔡故蔡徙有大呂小呂亭故呂國定
陵襄城有東西兩不羹在漢或屬潁川或屬汝南陳故
陳國屬淮陽皆古荊州淮南子曰昔者楚地南卷沅湘
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裹郟淮潁汝以為洫江漢以為
池亘之以鄧林綿之以方城汝潁以為險江漢以為池
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
見荀子
議兵篇然則潁湛即潁汝也康成以為宜屬豫州豈其
然乎春秋傳楚令尹子瑕城郟水經注潁川郟縣汝水
逕其故城南即子瑕之所城也則潁汝宜屬荊州益信

介足九數秦有楊陞呂氏春秋秦之陽華淮南子秦之陽紆高誘曰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又云陽紆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皆臆說也郭景純謂在扶風汧縣則直以弦蒲當之矣案中山經陽華之山楊水出焉西南流注於洛門水出焉東北流注於河緡姑之水出於其陰酈道元謂其地在弘農上雒河在東北洛在西南實古冀州之藪是為洛間言在河洛之間堯受河圖於此禹治洪水具禱陽紆即其地也穆天子傳天子西征驚

行至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自宗
周漚水以西至於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
自陽紆還歸於周三千里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
鑿河出孟門之上說者謂呂梁在西河離石縣西孟門
乃龍門之上口兼孟津之名古河宗之地陽紆即陽華
蓋山也衍而為藪河伯都焉其山更在藪之西故距漚
水三千里而中山經亦云門水出陽華至於河七百九
十里入雒水則其地之廣可知故半在秦半在晉然而

職方屬冀不屬雍何也穀梁子曰鄭在冀州鄭在豫而
云冀者蓋冀帝王之國為天下之中州是以禹貢首冀
州而鄒衍敘九州赤縣之畿亦自冀州始故自平逢之
山至陽華之山凡十四山而嶽在其中以六月祭之六
月者歲之中也蓋地中山中祭以歲中陽華屬冀以此
雍州之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詩曰汭泥之即泥讀為
鞠毛傳云芮水涯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隄水之
外曰鞠則汭非水名渭汭夏汭漢汭羅汭洛汭沙汭淮

汧水皆曰汧閔公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汧服虔曰
汧謂內也杜預曰水之隈曲曰汧王肅曰汧入也呂忱
曰汧者水相入也渭水入河是為渭汧其地在京兆船
司空猶夏水入江為夏汧其地在江夏雲杜縣亦曰汧
水兼通夏目而會於江然則汧非水名信矣雍之川莫
大於汧渭班固言出汧東入涇是汧水入涇謂之汧
也呂忱之說不其然乎并州之川嘔夷注云祈夷祈嘔
音相近水經注亦作祈夷出代之平舒縣東逕縣之故

城南澤中控引衆泉以成一川魏土地記曰代城西九
十里有平舒城西南五里代水所出東北流乃祈夷也
在代故亦曰代水豫之浸曰波澹注云澹宜屬荆案湖
有澹漳有澹江有澹湖水別為金浦澹漳水別為柏梁
澹江水別為觀詳澹皆以澹名然則澹不屬荆也今足
洛為波則波澹明為滎洛之別名矣應劭謂孤山波水
所出區區小水安足為一州之浸乎

馬融廣成頌曰漫
引波澹黃呂滎雄

說本職方曰漫曰黃明波澹即滎雄也注引水經注澹
水出黃山在唐隨州棗陽縣東北則澹屬荆矣波水出

歌馬嶺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者在唐汝州魯山西北滎水在滎陽縣東 余足潭沙出注

云水中沙堆為潭澹猶潭也故可為梁左傳梁澹蓋以

此地理志沂縣沂水出西北芮水亦出西北明芮即沂也鄺氏謂沂有二源一出縣之蒲谷鄉絃中谷決為

弦蒲數一出縣西山世謂之小隴山即古之隴坂東北注為魚龍水二源分流一入渭一入湮入渭者謂之渭

湮入湮者謂之湮湮說文湮水起北地靈丘東入河即說文云湮水相入也

湮夷水并州川案靈丘唐蔚州治通典云嘔夷在其界

漢屬代郡未聞北地有靈丘則說文非許氏之舊矣然

以湮水為并州川則班氏之說也祈夷水北至桑乾湮

水東至文安本非一水酈氏以泥為溫夷出縣西北高氏山山海經曰高氏

一作是

之山泥水出焉東流注于河

然則嘔夷蓋溫夷歟一說陽陟大陸一地兩名禹貢大陸屬冀州康成注尚書引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為地腹而漢志大陸在鉅鹿絳水在信都禹貢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康成謂鉅鹿與信都相去非千里地名變易世失其處今河內共山共水出焉古音降讀為共今之共水古之降水說文作洪亦云然而以

館陶北屯氏河河之故道為大陸則亦冀州之地也春秋傳魏獻子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杜氏謂鉅鹿絕遠當在汲郡脩武縣之吳澤修武故甯也酈注引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更名修武亦以為吳澤即大陸紂都在冀州大陸之野即漢河內朝歌縣去鉅鹿雖遠而皆有大陸之名蓋以其為地腹纏絡綿邈高者山下者藪廣且平者陸焉用指其處以實之哉竹書穆王征犬戎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紆蓋謂陽紆山也

似陽紆在西陽華在南而得合為一者亦猶楚之雲曹
跨川亘隰兼包勢廣者歟修務訓曰禹之為水以身解
於陽盱之河陽盱者陽紆也

盱或為眇高誘曰陽眇河
在秦地應休璉引之作陽

盱李善注
云盱音紆

形方氏華離之地華今作乖俗誤為華說文𦰩為草木
華从艸从𠂔𦰩背吕也象脅肋形從華康成讀華為𦰩
𦰩之𦰩華離者𦰩邪離絕也說文玉篇皆無𦰩字而於
華部加華訓為華斜

廣韻作乖又
作𦰩即華字

華邪者猶𦰩邪云爾

華一作茈廣雅睽茈也茈哨衰也明佻與茈同

佻莢實一字廣

韻分為兩一音夸一音乖

形方氏掌正地形故其形華斜者正之不

正者謂之佻賈疏謂兩頭寬中狹未知所出當攷說文

斜讀若茶詩其虛其邪鄭箋從爾雅邪讀為徐則邪非

徐也

茶古舒字舒徐義同

邪一作斜亦作衰佻即窕字說文云汚

衰下也從穴瓜聲一作窕字林云汙也音烏說文汚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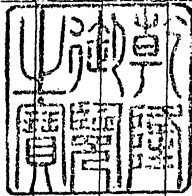
陸德明曰汚窕猶汚邪也然則佻邪猶汚邪歟徑倂為

直佻邪為曲

史記汚邪滿車說苑下田汚邪

一說佻即蠡說文云不正

也從立舛聲似非地形當攷



禮說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說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虎祥

校對官中書臣王璜

謄錄監生臣李永寧

欽定四庫全書

禮說卷十二

翰林院侍講惠士奇撰

秋官一

大司寇禁民訟入束矢禁民獄入鈞金管子曰小皐入以金鈞薄皐入以半鈞訟獄者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亦見齊語蓋束矢以示罰鈞金以贖皐禁之而不聽乃入束矢鈞金說者謂訟獄者皆然誤矣矢取其直不直者入束矢金能見情無情者入鈞金若不

入矢則是自服不直不入金則是自服無情乃所以禁
民訟禁民獄也折獄不以剛舊說謂金取堅剛失之淮
南子曰有輕臯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注
云金分者隨臯輕重有分兩箭十二爲束案鄉射禮大
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握謂中央又大射儀賓諸
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兼束者四矢異束亦然鄉射
專指大夫言故云兼大射兼指諸公卿大夫言故云異
束於握上謂可握而持然則束矢者四矢也舊說謂十

二矢者蓋本漢書弓一張矢四發服虔曰發十二矢常

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爲一發然則一

弓四十八矢其說又與毛鄭不同

師古以一發爲一放則四發爲四矢然案

魏百官名曰三公拜賜鵠尾鵠尾箭十二枚則服韋之說非無據也

魯頌毛傳曰五十

矢爲束蓋本荀子論兵一弩負矢五十个之說康成謂

一弓百矢蓋本書春秋傳彤弓一彤矢百之文此二說

者一用之軍旅一以賜諸侯皆不言束也而謂秋官聽

訟入矢亦如之其不然乎舜典金作贖刑注云金黃金

呂刑其罰百鍰注云黃鐵孔穎達謂黃金黃鐵皆今之銅也古贖臯以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數令與銅相敵康成駁異義言贖死臯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一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臯三斤爲價相依附是古贖臯皆以銅也禮器內金亦謂所貢之銅注云金焰物疏云金能照物露見其情此周禮禁民獄者所以入鈞金歟易噬嗑外卦爲離離爲火五行之位火承金坤之六五上升乾位得中而明故曰得黃金黃言

中金言明也素問云金發而清明廣雅以清明爲金神
折獄以明得其情矣得情勿喜故有貞厲之戒焉禹貢
金三品銅三色也魯頌大賂南金言南指荆揚王肅以
三品爲金銀銅孔穎達以爲尔足黃金之美者謂之鏐
白金謂之銀則貢金銀者當以鏐銀爲名也禹貢有鏐
鐵錫鉛銀而無銅故知金爲銅春秋僖十八年鄭伯朝
楚楚子賜之金旣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
三鐘此即荆揚所貢之金也古以銅爲兵楚金利故吳

越之劔南人貴而寶之弗使出境然則三品爲銅信矣
三色者青白赤也康成云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
與三十斤相去縣絕則鈞金猶金分蓋亦隨臯輕重之
名矣晉律贖死金二斤失贖臯囚罰金四兩漢律贖死
金二斤八兩皆黃金也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詢有三其三曰
詢立君春秋王子朝與敬王爭立求助於晉晉欲助之
而莫知適立也乃使士景伯蒞問於周士伯立於乾祭

而問介衆由是遂絕子朝之使而戴敬王君子曰禮夫
禮立君必詢萬民也堯年老而子不肖舜有元德而在
側微帝聞之而岳牧不舉於是帝朝萬民而詢之廷民
之所舉一如帝之所聞而當乎帝心於是史臣書之曰
師錫帝介衆曰師以爲舜有天下也衆錫之曷爲不曰
天錫之而曰衆錫之天遠而衆邇也不孚於衆而合乎
天妄矣且古者立君問諸民不問諸神楚共王有寵子
五人未知誰立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焉密埋璧於庭

而使五人入拜且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旣而或跨之或加之或壓之皆可以爲當璧則神之所命誰知之者適足以啓其覬覦之心而前有蒲宮後有奧主臣強於君末大於本亂幾亡國故古者立君問諸民不問諸神然則太卜曷爲而卜立君卜立君者先王先蔽志而後命龜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乃叅之以卜筮未有不謀乎卿士不謀乎庶人而專信卜筮之說者也是故衆歸之者王衆去之者亡湯武革命堯舜異命澤滅火曰革

柔順剛曰巽剛爲君柔爲民言君中正而民順之矣太
康尸位黎民貳也成湯代虐兆民懷也帝癸喪邦衆弗
協也武王克紂衆一心也故曰衆歸之者王衆去之者
亡

小司寇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司刺求民
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臯注云上服劓墨也下服
宮刑也凡行刑必先規識所刑之處乃後刑之疏云規
識在體若衣服在身故曰服蓋漢法如此康誥曰嗚呼

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又曰要囚服念五
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明堂位曰百官廢職服大刑
而天下大服說文當臯人曰報從衤從反服臯也荀
子曰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卽予惟曰未有順事言先
教也故先王旣陳之以道上先服之管子曰上不行則
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
行法修制先民服也然則陳之以道先民服之及其要
囚又加服念所謂上服也罰雖有倫猶曰未遜刑一人

而天下服殺一人而萬民和所謂下服也書曰惇庠乃身程典曰余體民如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蓋疾痛本諸身求諸民故曰一國之刑具在於身則下服必先上服也教之以三物糾之以五刑求之以五聽然猶必三刺三宥三赦而後加刑則民之陷於刑者亦寡矣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者以此康成以漢法解周官似失之呂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以權惟明克允苟非服念焉能用權五刑故有五

服傳曰臯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然則

服讀爲附

攷工記北服服讀爲負呂刑上服下服服讀爲附蓋服本有附音並非改字不識字而自

謂通經妄矣

附之上下如喪之輕重矣或從重而輕或從輕

而重或恩輕而義重或名重而情輕上附下附皆有等

比服問所謂列猶呂刑所謂權我所謂服者大明服也

後漢太尉劉愷奏議引呂刑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而

上服下服禮記服作附蓋服與臯定而施刑附謂臯疑

而議減王制曰附從輕小司寇八辟亦曰麗邦法附刑

罰附者律之比例挾猶舉也上刑挾輕下附者舉輕以明重下刑挾重上附者舉重以明輕所謂上下比臯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者也

下附謂小比上附謂大比大小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

荀子曰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謂之附莊子曰以刑爲體謂之服

士師五禁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康成謂古之禁書亡矣今宮門有符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有離載下帷野有田律軍有驚謹夜行

之禁其猶可言者今漢律亦亡其猶莫能言矣離載者
載奇兵也韓非子曰非傳非遽載奇兵革輿死不赦離
之言奇載而下帷是爲姦非若兩人同車法所不禁也
賈疏失之士師野禁卽大司寇之野刑所謂上功糾力
者謂民農則重本重本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
乃專一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
以長生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故謂
之糾力呂覽上農篇野禁有五古之禁書猶存其略焉

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不酒醴聚衆農不上聞不敢私
籍於庸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爲圉
圉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越畔賈不敢爲異
事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僂繯網罟不敢出
於門眾器不敢入於淵爲害於時也苟非同姓男不出
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灰僂者月令仲夏毋燒灰燒灰
者僂庸謂傭賃者而云不敢私籍則古有在官之傭故
遂師得移用之以救其時事歟男女嫁娶不出鄉里則

民無百里之戚不敢越鄉而交大司徒所謂聯兄弟以安民蓋如此孔子曰入其境田疇易草萊辟溝洫治此在上者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在上者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是爲野禁亦曰野刑不禁以法而禁以身不刑其體而刑其心故其時野無曠土國無罷民康成以田律當之誤矣

士師五戒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康成謂糾憲未有聞焉案小司寇正歲觀刑象乃宣布於四方

憲刑禁則憲者國之刑書小宰以宮刑憲禁于王宮內
宰憲禁于北宮蓋皆宮中之刑而表縣之以爲法小宰
掌宮之糾禁宮正亦掌焉宮正糾德行內宰糾其守則
糾亦用諸宮中州里糾過惡黨正糾戒之鄰長相戒相
受鄉遂縣之士亦各糾其民則皆用諸國中者也大司
寇糾力糾守糾孝糾職糾恭徧及萬民矣戰國策安陵
君成侯者奉襄王之命以守安陵也手受大府之憲憲
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臣

亡子不得與焉安陵說苑作鄢陵漢縣屬潁川郡戰國屬魏爲安陵小國也韓魏滅而獨存所謂大府之憲卽士師之憲用諸都鄙者而稱憲之上篇則憲卽古之章也管子正月之朔布憲於國百吏習憲於君前受憲於太史太史旣布憲入籍於大府憲未布莫敢就舍就舍謂之畱令臯死不赦憲旣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臯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於大府之籍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令臯死不赦是爲首憲春官太史之所藏頒之

官府都鄙者卽此布憲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達于四海蓋正月布之正歲縣之周正月夏正歲墨子曰先王之書出國家布百姓者憲也晏子曰君子有道懸之閭士師五禁書而縣于門閭者以此

士師八成七曰邦備備一作朋注云故書朋作備鄭司農讀爲朋友之朋案漢書王尊傳有南山盜備宗蘇林曰備音朋蓋本鄭司農之讀而失焉者也晉灼音倍得之說文省作𠔁讀若陪晉音本此顏師古亦以晉音爲

是則備非朋審矣古有朋無黨同道爲朋阿黨爲備八
成者四方之亂獄王命訝士成之立氣勢結私交作威
福君子犯禮小人犯法無守職奉上之義有背公死黨
之名故曰邦備謂之亂獄管子幼官篇所謂散羣備署
也強者爲園弱者爲屬園屬羣徒私相署置故王命訝
士以成之者散之焉鄙從邑地名漢功臣表鄙成侯師
古曰鄙音陪又普肯反從邑爲鄙從人爲備備古倍字
皆從人以朋音得聲司農破爲朋或作棚說文引虞書

曰墉淫于家墉與佃通廣雅否弗佃粃皆非佳語亦猶
姦宄竊盜云爾淮南中訶邦汭也勝詭陰謀邦賊也吳
之宰嚭梁之朱异身內情外國將生害邦謀也薛宣之
子創戮近臣犯邦令也弘羊之客詐稱御史擣邦令也
陽虎之囚季孫爲邦盜也朱博之附傳晏爲邦備也杜
業之毀師丹爲邦誣也是爲士師掌士之八戒士指訝
士訝士諭邦國之臯刑成四方之亂獄蓋以此荀子曰
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妒奉妒昧者謂之交譎交

誦之人妒昧之臣國之歲孽也此邦誣之謂歟妒昧爲誣交誦爲汙雖有妒昧之臣苟非交誦則妒昧不行故八成以邦汙始邦誣終

書傳曰今之聽民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聽謂議獄察其辭辯其訟異其要近者聽于朝遠者上於國鄉士一旬遂士二旬縣士三旬方士三月司寇聽之斷其獄獎其訟羣士司刑各麗其法以議而求所以生之之

道若求其道而不得則士師受中刑殺仍登中於天府
蓋司民登數司寇登中皆於祖廟使神監之若欲免其
死則近者王會其期遠者王令三公及六卿會其期蓋
當司寇聽之之日而往議之書傳所謂君與臣會焉者
也說者曰會者就也春秋之例魯往會於他處則書曰
會某若公在外彼來就公則曰會公文十三年衛侯會公于舊是就
之義會必有期凡我會彼彼會我各及其期曰會若不
及其期則曰弗遇譏無信也桓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然則會

必有期明矣故司刑議獄亦曰會其期期者一旬二旬三旬之期也君與臣會君不爲卑臣不爲伉春秋叔老會鄭伯公孫敖會晉侯禮也左氏謂卿不會公侯失之矣不明周禮焉得通春秋都家不會何也方士掌都家訝士掌四方之訟獄言四方則兼都家邦國矣有臯刑則明以諭有亂獄則往而成都家亦如之故不言會也且四方之聽朝冢宰贊之矣豈都家獨不然乎

訝士諭臯刑於邦國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注云

士謂士師也讞疑辨事先來詣訝士乃得達於士師如
今郡國亦時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案孝景五年詔曰
諸獄疑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注云讞
平議也後元年詔曰獄疑者讞有司有司不能決移廷
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然則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治猶讞造猶移有疑則
讞不決則移慎之至也亦欲使邦國之治獄者務先寬
也漢之廷尉周之士師造士師猶移廷尉爾

郡國有疑
獄皆讞廷

尉

春秋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穀梁曰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公羊謂內大惡諱而目言之者以遠也左氏亦謂成宋亂者爲賂故皆非也賂者取郕大鼎于宋固明書之而不諱矣取賂在後成亂在前左氏一之尤失經義公欲成亂

故會於稷卒取賂而還自是兩事春秋屬辭以直不以
罔宋亂已成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是罔也非直也豈
聖人之心哉說者求其義而不得則曰成者平也平宋
亂也如其說則曷爲書成而不書平書成則非平亦明
矣蓋自古訓亡而孔子之雅言亦絕學者遂莫能明春
秋一字之辭由是杜預之徒妄爲之說蓋成者斷獄之
名王制所謂成獄辭也凡聽五刑之訟必察小大之比
以成之史以獄成告於正

史司冠吏也正於周鄉師之
屬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

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獄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於王此之謂成獄辭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謂之成秋官訝士掌四方之訟獄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成之者聽之也不可謂之平平者和解兩家訓成爲平安之甚矣四方亂獄莫大於弑君桓往成之不成而退反取賂焉孔子直書之傷天下之無王也地官調人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注有兩說一謂和解之一謂立證

佐成其臯兩說皆未允以民成之者與民共聽之而已
魯公孫敖爲襄仲聘而自娶焉仲將攻之公止之惠伯
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此成之之事也如但和解
兩家又何必使舍之且使反之乎舍之反之非所以斷
成其事歟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
然失席曰是寡人之臯也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
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
其室洿其宮而瀦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所謂四方有

亂獄則往而成之者蓋如此春秋所謂成宋亂者亦以此詩曰虞芮質厥成質者劑也兩造之辭爲兩劑故曰以兩劑禁民獄虞芮之獄文王成之明宋之亂桓公不能成也合詩禮叅觀則春秋之書法見矣竹書帝啓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涖訟涖者往而成之也獄訟成士師受中中者獄訟之成辭故都家刑殺士師書成在官曰官成在國曰邦成以待萬民之治謂之中歲終則天府登中故受中之官名爲典成之吏士師之八成由此出

焉冢宰八瀆之官成亦曰八成八成者八聽也

一曰聽政役二

曰聽師田三曰聽閭里四曰聽稱責五曰聽祿位六曰聽版予七曰聽買賣八曰聽出入

晉伐鄭楚

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子反不能決曰側不足以

知二國之成

側子反名

然則聽訟謂之成也

朝士之地傳卽司約之地約傳謂傳別約謂約劑皆判

書也藏於天府若有訟者則開府視書以聽其訟故曰

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責者訟也論語內自訟

包咸注云訟猶責也屬責者地訟也戰國策云邦屬而

壤挈者七百里呂氏春秋亦云吳之與越接土鄰境壤
交通屬高誘注云屬連也鄭司農謂田地町畔相比屬
故爭界而訟如魏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皆不
能決冀州牧孫禮請以明帝初封平原圖決之便可立
斷古者邦國土地人民戶口車服禮器皆有圖丹書之
以爲信謂之丹圖如民約則書于戶口圖地約則書於
土地圖器約則書于禮器圖此司約所謂小約劑書于
丹圖者歟又封建諸侯亦有圖至漢魏猶然故明帝所

封平原王則有平原圖以圖決訟朝士職所謂以其地
傳而聽其辭也案圖驗界宜屬平原而曹爽偏聽清河
之辭乃云圖不可用當叅異同是謂地傳不足憑丹圖
不可信故孫禮爲之歎息而流涕焉小宰職曰聽閭里
以版圖謂訟地者以版圖決之地傳者版圖也

朝士職凡盜賊軍鄭司農謂盜賊羣輩若軍非也軍謂
持兵者春秋襄二十五年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何休
曰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爲欲

犯巢而射殺之君子不責其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使
若吳子自死文所以彊守禦也書伐者明持兵入門乃
得殺之然則不持兵不得殺之明矣雖羣輩共入鄉邑
及人家而格殺之則殺之者不得無辜以其不持兵也
苟持兵豈必羣輩而後殺之無辜哉故不徒曰盜賊而
又曰軍所以正盜賊之名也無故持兵入人之門雖傷
國君猶若無辜然春秋思患豫防之意深矣渤海盜賊
起太守龔遂單車之官移書屬縣諸持鉏鉤田器者皆

爲良民持兵者乃爲盜賊然則漢律亦然不持兵者不爲盜也左傳凡兩軍相攻曰軍某師則軍訓爲攻與春秋書伐同義

司刺掌三刺因以名其官三刺者三訊也壹訊羣臣再訊羣吏三訊萬民徵訊其人考訊其阜

訊問也阜衆也

慎之至

也是爲刺其象棘棘外刺而赤心故樹棘爲位象以赤心三刺焉易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蓋棘者斷獄繫臯之地刺者哀鰥哲獄之情康成謂三刺臯定則殺之若

三刺而情可原則宥之且赦之矣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求民情斷民中豈無宥且赦者而惟戮是聞必不然也則刺非殺也春秋僖公二十有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成公十有六年刺公子偃公羊謂內諱殺大夫故曰刺穀梁謂先名後刺殺有臯先刺後名殺無臯則直以刺爲殺矣愚謂刺之者訊之也春秋殺大夫未聞列其臯獨公子買先列其臯而後刺之則刺之非訊之而何且又安知刺公子偃者先刺之而後殺

之歟抑先刺之而後宥之且赦之歟如曰刺之者殺之則春秋書刺與書殺等耳何諱之有乎晉獻公令奄楚刺重耳重耳逃於翟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於梁其實

未嘗殺也惟文公刺懷公於高梁則直殺之矣

內傳言殺外傳

言然厲公殺三郤亦云使胥之昧與夷陽午刺郤至苦

成叔及郤錡則是春秋殺大夫列國皆曰刺以掩其專

殺大夫之名及孔子脩春秋始改書殺以著其專殺大

夫之臯獨於內仍書刺者諱言殺故書刺則刺非殺益

明刺者或殺之或宥之或赦之臯未定之辭也吳王還
自伐齊乃訊申胥訊者刺之刺者問之故申胥釋劍而
對漢安檀侯劉福坐爲常山太守祝禴上訊未竟病死

注云訊考問之

禴古誼字

所謂刺公子偃者亦如此方言凡

草木刺人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然則刺
與棘通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者刺之之謂也漢置刺

史奉詔察州介足訓爲殺似失之

宋書百官志曰刺之爲言猶參覲也寫書

亦謂之刺漢制
不得刺尚書事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一曰治神之約二曰治民之約三曰治地之約四曰治功之約五曰治器之約六曰治摯之約大者書于宗彝小者書于丹圖古者天地異官民神異業故首治神而治民次之治地次之九職任於民六府修於地而功成焉故治功次之有功乃受器故治器次之有五器因有三帛二生一死摯故治摯次之六者皆有約約者結也要也子貢曰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神約者非命祀之謂蓋謂凡邦之大盟約北

面詔明神大司寇涖之司盟掌之戎右贊之司約書之而登其書于天府其貳在司盟者是也天官以八則治都鄙而馭神之則爲先秋官以六約治萬民而治神之約爲上易之觀也省方觀民神道設教者以此民約者小司徒邦國之比閭鄉師州里之役要也凡大司馬之所簡稽旅師之所興積質人之所賣僨泉府之所歛賒有約劑者皆是若夫遷殷而盤庚命衆封衛而陶叔授民非司約之所掌也地約者封人所封之四疆量人所

量之涂數形方所正之率離遂人所造之形體匠人所
畫之溝洫皆是詩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正其界也
春秋卻至爭鄆田閭嘉爭閭田周之東遷也地約之亂
久矣故子駟爲洫四族喪田因之作亂宋鄭之間有隙
地兩棄之而以六邑爲虛惡其爭也然則約劑大亂開
視約書不信者殺先王早已防之嚴矣功約者如二虢
爲卿勲在王室藏於盟府者是也周官凡有功者銘書
於王之太常而司常畫其象司勲藏其貳焉春秋之義

苟有以定國安民必書功于廟故襄公朝晉獻子書勞禮也器約者凡喪祭賓射吉凶禮樂之器皆是春秋列國大夫亦得受天子之器大路先路次路三命再命之服而魯叔孫穆子之聘於周也王賜之路復命於君君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司徒書名司馬書服司空書勲衛仲叔于奚有功賜繁纓與曲縣之樂亦書在三官蓋器約之書於丹圖者如此魯衛三卿故書爲三筴則天子六官皆書而藏之可知故約劑亂而六官辟藏也周禮

在魯相證益明矣。摯約者謂六摯。大宗伯作之。射人相之。司士擯之。膳夫膳之。古者相見必以摯。故有士相見禮。春秋禮廢已久。定公會。晉師於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是時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皆執皮帛。繼子男而遂不復以執羔爲尊貴矣。至是晉上卿執之。魯人始貴而尚之。記者慨摯約之失官也。宗彝者宗廟之常器。所謂銘勳彝器。歷世彌光。韓非子曰。至安之世。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

年之牒空虛盤孟宗彝之屬圖書卽丹圖古者功名著
乎盤孟銘篆存乎壺鑑皆在記年之牒號曰春秋而謂
盛世無之豈其然乎或曰丹圖者丹繪也夏禹撰元要
集寶書書以南和丹繪封以金英之函檢以元都之印
其言不雅馴石可破不可奪堅丹可礪不可奪赤故古
之圖書以丹示信焉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書其臯也漢
封功臣申以丹書之信書其功也說文引揚雄說以爲
漢律祠宗廟丹書告則漢之告廟以丹書不獨封功臣

矣抑又聞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所
自也綠圖幡薄從此生焉古者綠圖記千歲之事丹圖
書萬民之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千歲之事在其中矣
綠圖幡薄亦奚以爲幡薄者幪幌也廣雅云幪幌謂之
幪其文皆從巾故曰幡以其爲物也薄故曰薄其色赤
故曰丹圖裊蒼云幪幌赤紙所謂赫蹏書孔穎達曰近世魏律緣坐
配沒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蓋古之幡薄也丹書之遺法荀子曰誓誥
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亦見穀梁董子

曰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不義之中有義焉然則會盟非歟秋官曷爲有司盟也曰秋官之盟非春秋之盟春秋之盟不行於三王之盛世秋官之盟五帝用之然則二典曷爲不言盟曰虞禋六宗周祀方明一也皆不言盟而盟禮具焉矣虞禋六宗而覲四岳羣牧周祀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臨之以上帝泣之以羣神非盟而何是故春秋善胥命而詩人刺屢盟其心一也古者非會同不盟時見曰

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屢盟盟禮已亡先儒無
說覲禮加方明於壇上則會盟之禮猶存其略焉方明
者六宗也其神卑於上帝尊於山川其主方四尺木爲
之號曰方明設六色上元下黃東青南赤西白北黑設
六玉上圭下璧南璋西琥北璜東圭六色以象之六玉
以禮之尊而宗之故曰六宗楚辭九章亦云五帝折中
六神嚮服山川備御司盟所謂北面詔明神卽此六神
者六宗之神方明者六宗之位

或曰六神五括吉祥之星見韓非飾邪篇

司盟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有獄訟者則使之
盟詛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毛傳云民不相信則盟
詛之孔疏謂犯命者盟之不信曰詛之盟大詛小盟詛
皆有辭墨子曰昔者齊莊公之時有王里國中里徼二
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以爲殺之恐不臯釋之恐
失有臯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
泔泔搃羊而漉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旣終矣讀中里徼
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祧神寔之

音害

殪

之盟所著在齊之春秋司盟所謂有獄訟者使之盟詎其禮蓋如此雖事近乎誕而云在齊之春秋則非無據矣墨子雖涉異端敢於侮聖談道者斥之而我獨有取焉者以其去聖人未遠也盟禮既亡而共羊盟社瀝血讀辭其禮存焉所謂齊之神社者其說亦見墨子燕有祖齊有社稷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春秋莊公二十有三年夏如齊觀社穀梁以爲尸女尸女者主爲女往爾以觀社爲名讀春秋者疑之及觀

墨子而其疑渙然釋矣故不讀非聖之書者不善讀書者也毛傳謂三物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而不言羊秋官小子羞羊珥於社稷珥祈神聽事類於盟墨子所謂盟於神社也然則盟詛蓋用羊歟孔疏謂詛用一牲公子鱄之去衛也濟河而盟曰昧雉彼視昧古幾字蓋盟也而其辭則詛矣戰國策齊衛先君刑馬壓羊盟曰後世有相攻者如此牲古會盟之辭也盟有大小詛亦如之三物亦不必豕犬雞楚趙同盟毛遂歃血兼取雞狗馬是

盟之大者三物並用矣天子馬牛諸侯犬豕大夫以下

雉雞而兼用羊羊者祥也上下同之或曰獬豸神羊古

者決獄命觸不直

說苑奉使篇曰齊魯之先君相與刻

其臯若此刻羊是古之盟約皆用羊矣

旅上帝饗諸侯職金共金版康成引尔疋鉸金蓋冶金

謂之鍊鍊金謂之鉸鉸金謂之版論語說桀殺龍逢地

出金版誕矣太公金版玉匱劉歆以爲近世之書信哉

金版者國之典策也周書大聚篇周公旦陳營邑建都

之制別陰陽之利水土之宜命曰大聚武王乃召昆吾
冶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蓋藏之府朔旦省而行焉
昆吾者職金之官也四月孟夏王嘗麥於太祖命大正
正刑書假於社各牡羊一牡豕二王在東序大正居戶
西南向九州伯咸在西向王升自客階作筴執筴從王
若曰予小子聞古有遺訓予用皇威不忘祇天之明典
爾執以屏助予一人集天之顯亦爾子孫其常能憂恤
乃事勿畏多寵無愛乃器亦無或刑于鰥寡非臯惠乃

其常大正書乃降大史策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乃左
還自兩柱之間箴大正曰欽之哉諸正敬功順爾臨獄
無頗保寧爾國世世不殆大史乃降大正乃中降王則
退是月大宗序天時祠大暑少宗祠風雨百享大史乃
藏之于盟府以爲歲典所謂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者
也刑書九篇是爲九刑大正者大司寇凡秋官皆曰正
王制正聽之漢有正平丞說者謂秦所置蓋周本有是
官而秦改置云爾旅上帝作策告天饗諸侯作策命之

西京賦乃爲金策用錫此土是古策皆以金矣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故莊子謂之金版六爰鄧析私造刑書名爲竹刑明國鑄刑書以金不以竹也銘之版曰刑書銘之鼎曰刑鼎二者不同杜預一之誤矣國家大訓或書之玉或銘之金皆曰版奉爲式故祈招之詩曰式如玉式如金大戴禮保傳篇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素問曰著之玉版每旦讀之名曰玉機左傳庀刑器孔疏云書之于版故號爲器吳越春秋金簡玉字皆瑑其文墨子曰書於竹帛鑲於金石七略曰太公金版

職金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注謂用金石者
作槍雷椎槔之屬賈氏無疏學者嘗焉雷與椎金石也
槍與槔竹木也連類及之凡守城有鹿角槍埋於坑拒
馬槍塞於路皆木也揚雄傳木雍槍繫師古云以木擁
槍蘇林云竹槍廣雅云簇謂之箠一作簞謂之簞是爲箠槍蔡
謨與何驃騎書所謂數百步內布竹箠如蝟毛賊不能
飛者通俗文曰刺葦謂之槍蓋取竹葦而銳其端兵略
訓所謂刺擗荼卽此鼃錯傳具蘭石如淳曰城上雷石

雷一作礮陳思王征蜀論云下礮成雷榛殘未碎潘岳

沂督誅辭所謂

音

以鐵鑲機關既縱礮而又昇焉是

也一名礮石閒居賦云礮石雷駭注云礮石今之拋石

礮與拋通音匹奔反

范蠡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爲機發行三百步

說文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礮敵一名旂魏志謂

之霹靂車亦曰拋車霹靂與雷象其聲也後世易石以

火號震天雷蓋師雷石之遺意而加酷矣椎者金椎槌

一作桴誤墨子雜守篇曰凡禦雲梯之法必廣城以禦

之不足則以木槔之左百步右百步然則槔者禦衝之具因雷而及槓因椎而及槔乃竹木非金石也槔讀如公羊恢郭之郭蓋恢而大之之名或讀爲槔槔乃鼓槔誤矣一說發石之木名槓故曰槓雷後世易以火號飛火槓蓋其遺術槔讀爲鍛蓋千金椎也秦始皇造橋鐵鍛重不可勝刻作力士像以祭之鍛乃可移動是爲千金椎

書甘誓湯誓皆曰孥戮汝孔安國云辱及汝子言耻累

也又云古之用刑父子兄弟臯不相及今云孥戮權以
脇之使勿犯蓋明知古無從坐之法而曲爲之辭令出
惟行犯者不赦權以脅之非通論也案說文無孥後人
所造帑在巾部金幣所藏左傳烏帑帑爲尾鳥之後也
故人之妻子亦曰帑左傳秦人歸其帑詩曰樂爾妻帑
毛傳訓帑爲子俗讀帑爲吐蕩反因作孥以別之由是
奴帑孥相亂而不可復辨矣鄭司農解周官引書曰奴
戮汝則孥當作奴明甚秦誓囚奴正士論語箕子爲奴

許叔重曰奴婢皆古之皐人也司厲職其奴男子入於
皐隸女子入於舂藁罰弗及嗣帝之德也皐人以族受
之殘也收帑之律始於秦古安得有帑戮之刑哉費誓
汝則有無餘刑非殺先儒以爲此卽帑戮之刑王肅謂
同產皆坐無遺免者康成謂奴其妻子不遺種類孔安
國謂刑者非一皆非也古之行師儲有餘備不虞乏軍
興服上刑無餘非乏皐亦非殺非殺奈何戮之爲奴名
勒丹圖入于皐隸職在司厲所爲奴戮者如此司農引

書及論語箕子左傳斐豹爲證得之康成謂奴從坐而

沒入縣官者乃漢法非周制也

孔安國尚書作拏戮史記作斂戮漢書作奴戮

說苑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

亦見呂氏春秋

蓋春秋亦有從

坐者然祈奚卒救而免焉益信古無之矣卻芮食采于

冀故曰冀芮與呂甥謀弑文公依秦漢法當族然臯止

及身并奪其邑而已其子缺未聞從坐也後卒爲卿復

與之冀春秋且然而況先王之世乎鵬冠子曰伊尹酒

保太公屠牛

牛古音隅與師奴協

管子作革百里奚官奴海內荒

亂立爲世師官奴者臯隸之奴也

司圜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康成

謂著墨幪蓋古之象刑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上刑赭

衣不純

純緣也

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耻之

謂出圜土居州里民猶耻之司圜職所謂雖出三年不

齒者也慎子曰有虞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

菲履當剕以艾鞞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斬人肢體鑿

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然則唐虞之象

刑卽司圜之明刑任之以事而收教之又異其章服以耻之罷民猶罷士亦曰惰游王藻云垂綏五寸惰游之士玄冠縞武不齒之服蓋出圜土之罷民所謂三年不齒者則冠垂長綏當其未出則著墨幪焉而慎子謂以幪巾當墨則又不然罷民役之司空猶漢之城旦黥面曰墨墨而役之者黥爲城旦不墨而役之者完爲城旦著墨幪者蓋完爲城旦者也當黥者墨其額不當黥者蓋墨其中而已非謂廢墨臯而以幪巾當之也荀子不

知其義乃曰象刑起於亂今悖矣國以耻爲維人以耻爲大有耻而格爲良士無耻而免爲幸民故德道禮齊象刑乃作惰游之士沈浮民間害於州里所謂無業之人嗜酤酒好謳歌巷游而鄉居者而其皐未麗於五刑康成謂書其皐惡於大方版著其背必不然矣雖害於人無大皐惡不昏作勞有似乎罷於是坐之嘉石入之園土役之辱事以勞苦其體墨其中長其綏縞其武服之以不齒之服以發其羞耻之心如是三年而猶不改

是覲然人面而爲禽則殺之無赦故曰不能改而出圜
土者殺一說出者解脫而出漢律諸囚徒私解桎梏鉗
赭加臯一等爲人解脫與同臯故義縱爲定襄太守凡
獄中重臯有私入相視者盡以爲解脫而殺之則是不
能改而出圜土者漢律之所謂解脫也然甯成抵臯髡
鉗解脫亡去宴然家居則漢律雖嚴輕臯解脫者不殺
號爲罔漏吞舟之魚古律罷民臯輕出圜土者殺則象
刑較漢律而尤嚴矣先王以九職任萬民欲使天下無

一人無業此象刑之所由作也刑不虧體罰不虧財以爲如是可以止矣不然罷馬不畏鞭罷民不畏法雖增而累之其無益乎賈山曰陛下卽位赦臯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然則著背之明刑起於秦漢也亡髮者賜巾是髡者得加冠飾矣蓋漢律之輕於古者如此

後漢鄭令甄卽詔事梁冀有同歲生得臯於冀亡奔卽卽陽納而陰告冀冀捕殺之卽當遷爲郡守而其母死乃埋尸馬屋先受官而後發喪及冀誅而河南尹李燮遇卽於塗使卒投車溝中笞挫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詔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遂

廢銅終身此康成所謂書其臯惡於背者也然則漢之臯人衣赭者皆書背矣

服不氏養猛獸掌畜及閩隸養鳥而皆教擾之夷隸與鳥言貉隸與獸言列子謂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上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氣血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然則服不氏能服不服之獸而教養柔

馴其術本於古之神聖而夷隸貉隸能通鳥獸之言則
皆偏知之所得也自伯益佐舜調馴鳥獸爲百蟲將軍
而崇伯鯀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
不來仿佯於野蓋卽黃帝帥熊羆狼豹羆虎爲前驅鵬
鸞鷹鳶爲旗幟以力使禽獸之術得其術而或以爲崇
或以爲神爲神者乘龍而上天爲崇者化爲黃能而入
羽淵後世其術絕然往往有能通鳥獸之言王充稱廣
漢楊翁仲乘蹇馬之野有放眇馬於田者鳴聲相聞翁

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彼罵此蹇此亦罵之眇其御不信往視之目果眇而管輅亦曉禽言則能解六畜之語者不獨東方介氏之國矣大司樂合樂以作動物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羸物三變而致鱗物四變而致毛物五變而致介物六變而致象物合樂以來之則鱗介皆可致而沉毛羽之屬乎傳翼戴角分牙布爪者爲物含齒戴髮四腴九竅者爲人人與人爲伍物與物爲羣豈非物以異類而相遠人以同類

而相親然而苟有教之誨之者人性固無有不善物性亦無有不馴是以明王在上鳥之惡者飛鶚格獸之猛者白虎仁大戴禮曰聖人有國龍至不閉鳳降忘翼爪鳥忘距鷺鳥忘櫻蜂蠆不螫嬰兒蜚蜚不食天駒此之謂也

魯臧文仲適晉宿於重館晉陽處父聘衛舍於甯嬴重館人甯嬴氏皆逆旅之官也賈逵孔晁以甯嬴爲逆旅大夫則周末聞有此官劉炫以爲逆旅之主庶民而已

古之賓客不舍於庶民之家韋昭謂重館人守館之隸不知人與氏皆官名貴非大夫賤不至隸且館者候館也周制置有寓望謂寄寓之樓可以觀望亦曰候館館有積遺人掌之其官中士下士而賓客羈旅則委人以稍甸之畜聚供之凡軍旅之賓客館焉臧文仲魯卿也卿行旅從非所謂軍旅之賓客歟委人之官與遺人等然則重館人者委人也國有賓客野廬氏令其徒擊榛以宿衛焉凡有節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而誅昌翔窺

伺之姦然則甯嬴氏者野廬氏也周之廬猶漢之亭五里一郵十里一鄉鄉有亭亭有室風俗通曰亭留也蓋行旅宿衛之所古者列樹以表道挈壺以表井夜宿晝息賓至如歸野廬氏所謂宿息井樹者野之道路皆然矣十里一廬三十里一宿五十里一市宿有路室市有候館皆謂之廬故掌達道路之官爲野廬氏國有五溝五涂以爲阻固司險藩而塞之野廬氏叙而行之則舟車輦互車不必輟輟舟不必砥柱也有節者爲之辟無

節者不得行道路有節合符爲驗以傳輔之田成子去
齊之燕鵠夷子皮負傳而從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
敬然則野廬氏蓋逆旅之君矣西晉十里一官櫛卽古
野廬之法然官非下士又無胥徒守之以貧民主之以
賤吏則何足以禁奸禦暴乎且因之以殖利依客舍收
錢名曰櫛稅故當時目爲道路之蠹焉櫛門之設晨開
昏閉卽脩閭之閭互所以禁止行人凡操持不物者行
作不時者野廬氏禁之晨行者宵行者司寤氏禦之皆

有道禁夜禁苟非臯人與奔喪莫不見日而行逮日而舍蓋日入慝作故古無夜行之人也

太元曰晝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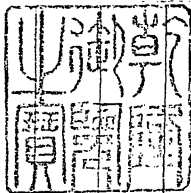
潘岳謂夜行者貪路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遂欲盡去官櫛獨留逆旅異乎吾所聞

士師野禁亦曰道禁野廬氏掌之橫行徑踰蓋其一也徑謂之蹊釋名曰蹊係也射疾則用之故還係於正道康成亦云徑踰射邪趨疾禁之所以防姦謂不由正道昌翔觀伺將開寇盜之端故橫行徑踰者禁之有相翔

者誅之則寇盜之端絕矣蹊田臯輕奪牛罰重說者以爲輕重失倫橫行徑踰其細已甚矣豈無大於此者乎君子絕惡於其細禁奸於其微射邪趨疾未必遂爲盜也而昌翔觀伺爲盜之端遂萌於此野廬氏掌凡道禁塞其塗弇其迹則形勢不得爲非使民無由接於姦邪之地故晏嬰治阿而築蹊徑者以此也孔門子游稱子羽曰行不由徑謂其行方夫由徑犯野廬之禁先王之世人人不由安見其方春秋禁書雖存而官失其職道

禁之不行久矣子羽獨奉而行之以爲先王之道存焉
由此觀之則一步一趨無在而非先王之道也於呼此
子羽之所以爲方歟太元曰孔道夷如蹊路微如大輿
之憂此之謂也衛有亂季羔逃之走郭門門者曰彼有
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蓋
由徑則必踰缺踰缺則必隧竇不踰不隧必自不由徑
始故曰徑踰踰謂踰缺注疏不明故補之詩云周道如
砥其直如矢不行直道是謂橫行管子謂里域不可以

橫通亦以此



禮說卷十二